

懷念殷孟倫師

馮春田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

殷孟倫，字石驪，四川郫縣人，1908年4月生。1932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1935年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讀研究生課業，1941年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5年曾兼任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及文科研究所指導教師，1953年任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曾先後兼任古漢語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山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省語言學會會長、中國訓詁學會副會長、漢語音韻學研究會顧問等職。

先生早年求學期間，曾受業於當時著名詩家林思進、史學家祝同曾和語言文字學家趙少咸諸先生，打下深厚的學問功底。後入南雍，從蘄春黃侃問學，並得到過國學大師章太炎的指導和啟發，又在黃侃身邊學習和工作多年，學術上受章、黃的影響甚深。

先生學識淵博，治學範圍涉及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語言文字之學的各個方面。

三十年代以前，先生治學側重於中國古代詩歌辭章，嗜讀《文選》、八代詩歌和杜甫詩；又在黃侃指導下，精讀了《文心雕龍》、《史通》、《經典釋文》等唐代以前的重要典籍。此時，殷孟倫即有《謝靈運詩》(1934)、《鮑明遠詩摭談》(1936)等著述面世，並翻譯過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賦史大要》和校過空海的《文鏡秘府論》。後來出版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1960)也是他青年時代的一部重要著作，此書以徵引廣博、註釋翔實而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先生晚年又與人合作，出版了《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解題》(1980)、《杜甫詩選註》(1980)、《蒲松齡詩選註》(1981)等，融入了他多年的研究所得。

先生後來還頗注意古代文學語言的研究，先後發表過《略論〈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對語言藝術的認識》(1955)、《略談〈紅樓夢〉的人物語言》(1955)、《試論司馬遷〈史記〉中的語言》(1956)、《通過〈魏其武安侯列傳〉來看司馬遷〈史記〉的語言藝術》(1956)等一系列論文。

先生於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始研治語言文字之學，自著或與人合著專書多種，發表論文近四十篇(這些論文大都收入1985年出版的《子雲鄉人類稿》一書中)。

先生在音韻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但著述並不很多，曾發表有《經籍舊音辨證箋

識題辭》(1939)、《論古音定讀》(1947)、《批判胡適的入聲考》(1957)、《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簡釋》(1957)、《莫友芝〈韻學源流〉的關係質疑》(1963)等論文。其中《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簡釋》詳細分析唐人神珙所作《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的構成，認為此圖作為歷史遺產，不可視之如謎而棄之不顧；《韻學源流》一書自傳播後曾甚得黃季剛、吳檢齋以及羅常培諸先生讚賞，認為這是一本僅用兩萬字就寫出中國韻學源流梗概的好書。但先生詳加考證，發現此書主要係抄錄《四庫全書提要》然後加以拼湊，於韻學研究有害無益，絕非出自大目錄學家如莫友芝輩之手，於是作《莫友芝與〈韻學源流〉的關係質疑》一文申述其意。

先生雖出自黃季剛門下，在日本就學期間又接受過西方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訓練，並曾翻譯過 I. R. Palmer 的《現代語言學導論》一書，但他始終認為，中國傳統語言學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並逐步形成了有其自身特點的理論和方法，它滋生於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沃土，對其精華應予繼承。因此，先生發表了《論治中國語言文字之要籍》(1941)等論文，並著有《中國語文學概說》(1949)、《中國語言文字學導論》(自印, 1949)，對中國傳統語言學作了概要性的論述，可惜這些書籍論文流傳不廣。後來，他又主編《中國歷代語言學論文選》(1982)，精心選出中國歷代語言學中具代表性的論文，讓人們了解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

殷孟倫對於訓詁學的研究或貢獻較其他方面更為突出。如他的《程瑤田〈果裸轉語記〉疏證》(1943)，為清人程瑤田《果裸轉語記》作疏證，花很大功夫對其轉語之例逐一加以稽考而探其本，並在敘說中對音義相關之理加以探索，多所闡發；所作《〈說文〉形聲條例補》(1957)一文，則根據搜集所獲的大量材料，來歸納許慎《說文解字》中形聲字的條例，並詳加說明。到六十年代初，先生對《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書又作專門研究，於《爾雅》的研究尤為細緻，陸續發表了《〈爾雅〉〈方言〉簡析》(1961)、《〈說文解字〉〈釋名〉簡析》(1961)、《從〈爾雅〉看古漢語詞匯研究》(1963)、《〈爾雅〉簡說》(1979)等論文，闡述這些古代訓詁學或文字學重要典籍的地位和價值。先生又很重視對段(玉裁)、王(念孫及其子引之)之學的研究，用力甚勤，發表有《段玉裁和他的〈說文解字注〉》(1961)、《王念孫父子和〈廣雅疏證〉在漢語研究史上的地位》(1980)等論文，論述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歷史上的重要貢獻。先生也發表過一些古代漢語詞匯研究方面的論文。《談談漢語詞匯研究中的斷代問題》(1981)一文強調漢語詞匯史斷代研究的重要性，認為斷代研究既可以有橫(斷代)的方面的發現和積累，又可以加深縱(歷史)的方面的研究或有利於歷史研究的整理，還可以為訓詁學、詞匯學研究和詞典的編纂提供材料或依據。

先生也為使訓詁學和詞匯學結合、使訓詁學能成為一門現代的語言科學作出了努力。他認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學者都把訓詁學作為研究傳統學問必須掌握的工具，視之為「入德之門」；前人有關著述雖為數甚多，但缺乏全面而科學的整理和總結，致

使訓詁學的對象和任務缺乏明晰性，在教學上亦存在不少問題。於是，他發表了《略談「訓詁學」這門科學的對象和任務》(1957)一文。該文指出：訓詁學是以分析語言、解釋語言來進行古代漢語的研究；這種研究結合兩個方面來進行，一是語言事實本身諸問題及其關聯，二是語言所依存的社會狀況諸因素；它既不是西方的語義學，也不是西方的文獻學，而是中國語言學中特有的一門綜合型的科學。先生還積累研究和教學所得，撰有《訓詁學概論》一書(講義)，書中對訓詁學的內容、任務及方法等都作了闡述。

先生不僅本身研究訓詁學，並且為培養訓詁學人材花費了不少心血。他在高校長期擔任訓詁學的教學工作，給大學本科班講授訓詁學，指導中青年教師。

在治學原則或方法上，先生強調要盡量多積累材料，「文不虛生，論不虛作」，切忌人云亦云。而他發表的論文如《試論碎葉城在唐代的地理位置》(1974)、《「聞」的詞義問題》(1982)等，材料翔實，結論可靠，就是這些治學原則的具體表現。先生還提倡做學問要打穩基礎，苦練基本功；要勤於讀書，他常拿黃侃「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話勸勉後學。

殷孟倫雖然主張在學術上不存門戶之見，但他又是看重師承淵源的。他談起章、黃的學術如數家珍，而對黃侃的治學方法及學術成就更是別有會心，因此他在晚年曾連續發表了《黃侃先生漢語論著在漢語研究史上的地位》(1981)、《黃侃先生在漢語研究方面的貢獻》(1981)、《黃侃先生的治學態度和方法》(1982)等文章，讓更多人了解黃侃的學術貢獻和治學之方。

作為一位影響及於海內外的語文學家，殷孟倫走過了近六十年的治學歷程，於1988年12月14日在泉城濟南溘然長逝！但是學術界應不會忘記他所作出的學術奉獻。我曾從先生問學，卻未能窺堂奧。僅就所知，略記數端，聊表對先生的深切懷念。